目摇摇录

自序：一个时空和一种生活 …… 员

一、措温布——青色的海 …… 员

二、小镇江西沟 …… 员源

三、我与拉羊才让一家 …… 圆匝

四、当一个牧羊人 …… 源猿

五、怎样度过每一天 …… 缘猿

六、在秋天的田野上 …… 远苑

七、乡长曾太本 …… 苑源

八、踏着西海女神的足迹 …… 愿源

九、遥望海心山 …… 怨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十、黄金塔尔寺 …… 元旗
十一、像候鸟一样迁徙 …… 元国
十二、湖畔牧场和姑娘们 …… 元恩
十三、“达日久占措” …… 元圆
十四、“帐房家”与“土房家” …… 元国
十五、时间与寂静 …… 元元
十六、随风走过四季 …… 元愿
十七、在人与自然的链条中 …… 元旗
十八、忧郁的女神 …… 圆苑

后摇记 …… 圆恩

自序 :一个时空和一种生活

现在请听我告诉你应走的路程,
然后再倾听我所托带的悦耳的音讯。

——《云使》

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的地方,一些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我不试图讲一些奇情异事来满足或适应某些人的猎奇心理,也不想编一个美丽的故事来哗众取宠或感动什么人。这只是一些事情,日常的、琐碎的事情,如此而已。

然而,这些并非特别的事物却有足够的理由促使我去关注并讲述它。哲人说,宇宙间惟一不变的就是变的规律。在人类的历史上,也许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不可预见地富于变化了,仿佛一切都稍纵即逝。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在改变着。那些已经传承了数百年、数千年,我们原本相信可以永远传承下去的事物,当我们想要认真地看看它的时候,却发现它早已被抛弃了 ;那些新的发明、创造,那些先进得令我们惊奇的事物,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它、熟悉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成为过去了 ;那些思想、理论、观念,甚至一些情感,在我们还没来得及理解它的时候就已经被取代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在这样改变着。你去年走过的那条街道今年你已经不认识了 ;你的朋友去年居住的地方,今年你再去拜访时却发现那里已变成了广场 ;你童年时曾

在那里偷摘过一个桃子的果园，现在却被一家倒闭的工厂占据着。我们还在大规模地改变着自然的面貌。我们到处堵截江河，而不是疏通它，目的是迫使它创造更多财富以供我们享用；长江三峡在多少人没能有幸领略它的神奇壮丽，多少人还没来得及出生的时候，它那动人的传说、故事、美景就要被淹没在大水之中了（但愿仅此而已）；那些曾经孕育了无数生命、孕育了一个个部落和族群、孕育了神话和江河的苍山翠岭，已经被我们剥得赤身裸体，羞于见人了。

我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变化。以金钱为强大动力的现代社会把那些不符合其标准的一切视为“野蛮”或“落后”，完全无视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无视它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落后”的必须改变，别无选择，因为它太不强大了。于是人类在追求“文明”化的进程中却消灭和失落了文明，人类将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通分约简，最终化成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事物的抽象而简单的公式。文明不再是一个令人兴奋和着迷的多彩迷宫，而成了一间四壁冰冷、令人恐惧而压抑的牢房，它不再产生诱惑、诗意和美感，相反，它产生的只是困惑、焦虑和痛苦。生活的欢乐和欢乐的生活成为一种幻想，取而代之的是为生存而挣扎。

在当代中国，北方以政治、文化中心和公认的古代文明而保住了它的优越感；南方以发达的现代经济和物质财富的聚集而获得了新的地位；而西部仍然处于落后之中。广东人为显示高雅而学习普通话，北京人为获取金钱而进修粤语，而人们仅仅为开心和取乐才模仿几句陕北话或四川话。难道除了向文明人或富翁出售一些供他们茶余酒后消遣娱乐的奇情异事之外，西部再也没有自己的价值，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自豪的东西了吗？

青海湖就生活在西部雄伟而神奇的青藏高原上。作为一个民族的神圣象征，青海湖拥有自己的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拥有自己完整和独特的情感世界和生活方式，这是我想要讲的。

青海湖浩瀚而美丽，她是远古海洋消失后又在高原上恢复起来的一段记忆，她记得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变迁。在她周围，是广阔的优良牧场，是勤劳而善良的古氐羌人、吐谷浑人和今天藏族牧民的家园。因而在这湖的记忆中，也就同时储藏了他们的歌与舞、他们的帐房和羊群，储藏了这些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的面孔及那些喜怒哀乐，储藏了他们生活的沧桑和演变。她有太多太多的悲剧和喜剧故事不为我们所知。我常常面对湖水，就像面对一本用另一种文字写成的史书，我试图猜测那些符号，从那只言片语中认识和了解一些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风的季节、花的季节、冰雪的季节，在金色的丰收季节，我来到这里，在这湖畔的草原上，我同牧民们一起生活。我同他们一起睡在土炕上，一起喝着用牛粪火煮开的奶茶，一起放羊、唱歌，一起打酥油、宰牛，我跟随他们转场游牧，我用极不准确的青海汉语方言同他们聊天（然而他们之中许多人除了藏语连这种方言也说不好），语言的阻碍使我更加注重用沉默和观察、用情感和心灵去接近他们，去理解他们的生活。

在这种接近和理解中，我渐渐把自己的身心融入其中。我从心理和情感上把“他们的”湖、“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湖与生活，继而变成“我们的”湖与生活。我被这自然中的美和生活中充满人性的诗情所感动，并为能被接纳而深深自豪。这是一种自然而真实的生活，其中充满了与自由和人性的直接对话，它与自然伦理协调不悖。我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带有人工的痕迹，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伪装和面具，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溢于言表。在这里，除了高大的护羊犬，我无须小心翼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地提防什么，我也不必按照某个人的意志或某种人为的规定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去想什么或不得想什么，没有谁为我的思想和情感画一个圈，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为我的脚步挂出一个“免进”的牌子。在这种状态中我深深理解到，只有在自然规律支配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自由的生活、人道的生活，那种依照人为的规定循环往复的机械运动是何等的虚假乏味，那完全不能算作生活，仅仅是一种活命的手段而已。这就是青海湖、草原和牧人教给我的。

我要讲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在当今世界上相对处于封闭和落后的地方，但却不是世外桃源，它也许不会像深圳或浦东，一夜之间把渔村变成都市，但它在改变，不可逆转地改变。我要说的这个湖泊也许在长期内（我没有说永远）不会消失，但她在改变，而湖畔那些生活将注定要消失，成为后来人无法想像的传说，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消失，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她所创造的那个文明也将必然失落，无可挽回。其实，单就想一想我们将要失去那份自然的美丽、生活的温馨、精神的欢乐和心灵的宁静与超脱，就足以惋惜和悲伤。我还试图想知道，在这种变化中，什么被改变了，人们失去和将要失去的、得到和将要得到的东西具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变化，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传统与现代、神与凡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于是我不想默默地为它送行，我想努力地用我的笔挽留下一些什么，当然我力不从心，也许我只能留住那只鳞片爪，并且它显得那么苍白，但我相信这并非是无益的，它或许在偶然间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某种启示，在我们倦怠而暗淡的生活之夜摩擦出星点火花。

我承认，对于我所讲述的地方，我所讲述的人和生活，我并

非了如指掌，甚至几乎达不到略有所知，这是我无穷的遗憾。我热切地渴望进入这个伟大自然和伟大民族的内部，进入那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情感之中，然而我发现我终归属于另一个文化范畴中的人，我所使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和我的生活定制限制着我，使我只能停留在表面。然而一种热情又促使我不能放弃。

因此我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我将我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和想到的讲给你听，我一边走一边对你说：看，这儿。瞧，那儿。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啊，多好啊！或者：噢，太遗憾了！于是这种讲述方式便为我的主观感情和体验色彩找到了借口。我没有妄想通过写作去解决什么学术的或历史的、现实的某些问题，我也从未把写作当成一种事业，对我来说，写作一直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在我写这些文字时，实际它们就是我湖畔生活的继续，是我对生活的进一步体验和思索。我相信，世界上再没有比过一种自然真实的生活更重要的事情了。

我所写的这些文字，是我所讲述的那些人看不懂的，至少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看不懂的，但我希望有人告诉他们：那个曾来过这里的人、那个住在你们家的人，他说他喜欢吃你们的糌粑，那香味让他永远难忘。

一、措温布——青色的海

在那儿，日月山的西面就是我家，
像彩虹一样美丽的草原环绕着措温布；
男人们套住一团白云就成了骏马，
女人们掬一捧海水就是项上的翡翠。

“青海城头空有明，黄沙碛里本无春。”

对于古人来说，青海实在是太遥远了，其所以遥远，是因为那是一个“春风不度”的地方。不止古人，现代人岂不同样觉得如此？我在北京见到一个朋友时，他刚从广州回来，我邀请他什么时候到青海去，看一看青海湖，他感慨地说：“真想去一趟青海，不过那里太远了。”我不禁哑然失笑，其实，北京到广州的直线距离有员猿源园多公里，而北京到西宁只有员园园多公里，就算到青海湖也不足员源园公里。朋友对此十分惊讶。这并不表示朋友的无知，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青海的遥远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是一种文化上的距离，在当代社会中，它还体现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因为落后地区都“地处偏远”。

翻开中国地图，在黄褐色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中国西部的腹地，有一片用蓝色表示的水域，这就是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青海湖称为“湖”是近代的名称，古称羌海、卑禾羌海、仙

海、鲜水、西海等，北魏始有“青海”之称，但并没成为权威的名称。我罗列这些名字是想说明，从这些极不统一的称谓中可以看出，青海湖及其地区与外界的隔离程度是很大的，她长久地多半处于人们的想像之中而不是观照之中。

青海湖藏语名字为“措温布”，意为“青色的海”（蒙古语称“库库诺尔”也为同义），这与汉语的“青海”是一致的，它直观地道出了青海湖的特征。青海湖开阔如海，碧波万顷，在群山的护拥之下，她镶嵌在宽广美丽的草原之中，湖水清纯，加上天空明朗，空气洁净，水色便呈现一片碧青，在阳光的不同角度照射下，青蓝带绿，显得幽静迷人。在晴好的天气里，湖水的透明度最大可测到 员园米以上。远望湖泊，天光与水色相映，湖中落满了白云，远山与草原作为背景，青海湖便显出了一派淳朴而又高贵脱俗的气质，令人倾倒。青海湖地区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苑月平均气温也只有摄氏十几度，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夜宿湖畔，你仍然需要盖上厚厚的被子。实际上，青海湖是长冬无夏、春秋相连这样一个气候特征，湖面从 员园月结冰，至第二年 猿月方才解冻。最冷的月份里，青海湖就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天然冰场，其冰厚可承载一群牦牛在上面奔驰，牧人们丝毫无须为它们担心。

青海湖面积约源远圆平方公里，最大水深 圆愿米，平均水深 员愿米，水面海拔近猿园园园米，环湖周长 猿园公里，是一个微咸水湖。湖水年蒸发量是补水量的 源-缘倍，因此长期呈缩小趋势。青海湖水系有大小河流沟泉 苑园多条，在 圆园世纪中叶仍有 源园多条为湖体供水，但目前只有十几条了，且大多是季节性的，这加速了湖面的萎缩。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青海湖周围形成了沙丘、湖湾、子湖、岛屿等多种地貌，增加了她的观赏性。随着这种观赏的深入，我发现它们渐渐地由被动变成主动，它们开始对我说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青海湖湖岸开阔平缓，大多数地方与牧场草地绵延相连，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也有不少地方是粗沙碎石的海滩。岸边的草地或沙滩上明显地分布着一道道水蚀的痕迹，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不过它表示的不是生长，而是湖体的萎缩过程，从中可以判断出某一年湖水补给的丰歉情况。在距湖岸更远的地方，古青海湖留下的足迹尚依稀可辨，只是那足迹早已被牧草覆盖。正像一个人的皮肤记载着风月流逝和难以忘却的旧痕新创一样，大地的皮肤上也铭刻着青海湖的历史和往事，它将那难以把握和追回的空间与时间以及重大的事变凝缩起来、保存起来，然后向我默默讲述。当我审视着湖畔的一丘一岭，一沟一壑，我便看到了一本用最古老而又生动的文字写成的史书。

专家们说，青海湖所在之处，两亿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后来由于地壳变动，海底升起，海水退去，这里便成了陆地。在两三百万年以前，这里再次发生剧烈的地质变化，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使陆地持续上升，处于构造断陷交会带的青海湖地区陷为盆地。那时候这里也许是地球上最为美丽繁荣的地方之一：山间森林密布，清泉四涌，河流奔腾；山林中、草原上各种野生动物你追我逐，一片欢乐；空气温湿，大气降水充沛，盆地集百川而形成湖泊，湖水又通过东出口而注入古黄河，直奔东海。

这样的好景象延续百万年之久。这时期新大陆仍以旺盛的生命力不断长高，喜马拉雅山成为地球上新的巨人。在距今 [illegible] 万年左右，湖周围的山体隆升加剧，野牛山和青海南山迅速被抬升到雪线以上，对湖体形成强制扩张和挤压，迫使湖体缩小并渐渐隔断她与黄河的沟通。到距今 [illegible] 万年前，湖周围山岭再次快速隆升，湖盆也再次剧烈下沉，青海湖完全被关闭了。于是青海湖望洋兴叹，不得不开始了她的内陆生涯。喜马拉雅山的巨大身躯挡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降水骤然减少。这一时期整个

高原已被干旱笼罩，水量入不敷出。森林开始萎缩，动物纷纷逃亡，气候变得寒冷，湖畔植被退化，动物减少，湖中大量生物死亡。同一万年前的古青海湖相比，今天的湖水水位至少下降了[illegible]米，东西向退缩距离达[illegible]多公里，水面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当然，这种萧瑟是相对青海湖的全盛时期而言的，上万年来，这里仍然是水美草肥、牛羊兴旺的优良牧场，她孕育了不朽的高原牧业文明，养育了包括一部分汉族在内的许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的祖先——古氐羌族群。

青海湖地区可考证的开发历史目前能推到[illegible]年以前。长久以来，青海湖对环湖地区气候起着巨大的调节作用，缓解了这一地区的寒冷与干旱，因此使这里成为理想的牧场和人类生息之地。环湖地区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及民间神话传说，都表明这一地区曾经拥有十分发达的人类文明，但它伴随青海湖的萎缩以及外部世界的兴盛而显得衰落了。目前环湖草原是藏族人的聚居地，他们依然以牧业为主，他们在自然的演化、社会的变迁中，依然继续保持并创造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使之充满了魅力。

位于湖东的日月山无论在地理上还是人们的心理上都是与青海湖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它的隆起才切断了青海湖与海洋的联系，但也正是由于它的守护才使青海湖至今犹存。如果没有这道山岭的拦阻，青海湖早已在缺乏水源补给的环境下一泻而空。日月山是一道外流水域和内流水域的分水岭，也是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唐代以前称为赤岭，是唐王朝与吐蕃的界岭，它因文成公主进藏在此摔碎了可以照见长安故土和亲人的日月宝镜而得名日月山。藏族人热爱和崇敬文成公主，人们以众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来怀念她。日月山平均海拔[illegible]米左右，山口公路路面海拔[illegible]多米，山下是一片广阔的草原，缓慢

倾斜，直奔湖边。青海南山坐落于青海湖南岸，自东向西绵延而去，成为湖区与黄河流域和柴达木盆地的分水岭，最高峰缘头山海拔多米。湖的北岸是大通山。群峰之间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即使到了五六月间，山下一场大雨过后，群峰上依然一片白雪皑皑，银妆素裹。这些属于祁连山脉的高大山岭以一种顶礼赞颂的方式环绕着圣洁的青海湖，它们手挽着手犹如草原舞会上一群英武矫健的男子汉，将美丽的牧羊女置于他们宽厚有力的怀抱和洋溢着倾慕之情的歌声中，因而使这高原圣湖充满了神奇动人的柔情又不失其天然淳朴的豪迈。

青海湖山水相依。湖区内的大小河流沟泉均呈向心放射状地以青海湖为归宿，而它们的水源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四周山岭间的冰雪融水，尽管众多的沟泉已无幸再能注入湖中，但它们还是滋养了湖畔美丽的牧场。湖区的主要河流有布哈河、乌哈阿兰河、沙柳河、倒淌河等七条，它们占了年入湖总径流量的多以上，其中位于湖西岸的布哈河是最大的一条，它占有年入湖总径流量的近 ，可见其对于青海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布哈河遥遥相对的，是位于湖东岸的倒淌河。倒淌河是一条奇流，它以西向倒流的趋势和诸多美丽的传说而著名。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全长不过数十公里，流水涓涓，隐藏于草丛之中，乘车路过的人很难注意到它。有人说它是西海龙王的一根倒须变成的，也有人说它是文成公主在日月山停留时流出的思乡之泪，然而更多的人相信它是一条柔美而充满感伤的女性之河。假如驻足细看，你会惊异地发现，蜿蜒在草原上的这条细流却拥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大谷地，几乎达十公里之宽！藏语称其为“诺莫切尔”，意为美丽的草滩。这不禁让人想到这样一幅远古时代的图画：布哈河从西岸入湖，纵穿湖面，然后又

经由东出口浩浩荡荡直奔古黄河而去。但当日月山隆起之后，这条入海河流便被拦腰阻断，山中的细流汇集起来，沿着古布哈河道倒流入湖，于是这条贯穿的大河就变成了两条相对而行的河流，宽阔的河谷变成了美丽的牧场。倒淌河显示了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奇观，但同时它也像一个归家的游子，涓涓流水诉说着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因而更显示了一种充满柔情的自然伦理。由于湖体的萎缩，今天的倒淌河不再直接注入湖中，而是在母体之畔形成了一个子湖。也许是对这一不幸的补偿，子湖的水不再是咸水，而是淡水，可以饮用，清净甘甜。

湖畔的河流沟泉不仅是牧场及青海湖的生命之源，也是牧人的生存依赖，湖畔众多村镇和居民点的名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倒淌河、江西沟、黑马河、泉吉、沙柳河、甘子河等等。在青海湖周围还有 [illegible] 多个子湖，有的是淡水，有的是咸水，形态各异，清澈秀丽，它们情意绵绵地依偎在母体身旁，更似群星托月一般使青海湖富于母性的美丽和慈祥。这些沟泉、湖泊、沼泽共同构成了 [illegible] 万多公顷的青海湖湿地，它是地球上 [illegible] 个重要湿地之一，对维护环境与生态的多样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对古人来说，只有车马驿道相通的西海的确遥远，而今天由西宁去青海湖已经十分便捷了。湖北岸的青藏铁路和一条省级公路与湖南岸的国道青藏公路环湖而行，它们使距离缩短了。我曾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苍凉的青海湖之地只不过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一片原始牧场，是一块自然的净地，没有什么历史可言，然而追逐着马蹄与牧歌，我才发现这里曾留下多少悲壮的故事，在野草秋风之下，隐藏着不可追回的岁月的辉煌。

青海湖畔水美草肥，是游牧民族的理想生息之地，几乎与中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同时，古氐羌族群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牧业文明，甚至在中原地区诸侯争霸、三国鼎立的战乱之时，这

里优美祥和的牧歌也没有被打断过。然而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和中原王朝力量的西扩，青海湖就自然处于西部高原与内地连通的交通要道上了。在这一带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前，更是重要的边塞要地，因而也就成了频繁的征战之地，成了各方力量征服与反征服的战场。唐代诗人杜甫为我们描绘了一千多年以前那不断发生在青海湖畔的悲剧：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如果把这情景再现出来，它的悲凉恐怖一定会让人毛骨悚然。继古氐羌人的漫长历史之后，由东方迁徙而来的吐谷浑人占据了这里，最终建立了统治 [illegible] 年之久的王国。至唐代时，强大的吐蕃在西藏高原崛起，并逐步向东推进。据《新唐书》载，唐王朝为遏制吐蕃，曾于公元 [illegible] 年发兵 [illegible] 万，在青海湖南岸的切吉草原进行了著名的大非川之战，然而“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王师大败”，吐蕃“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从此青海湖草原上的主人就由吐谷浑人易为吐蕃人。经过再次联姻之后，唐与吐蕃重修“甥舅”之好，于公元 [illegible] 年双方在赤岭（今日月山）立汉、藏文碑各一座，“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碑文曰：“甥舅修其旧好，同为一家。……不以兵强而害义，不以为利而弃言，则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信也。”同时在赤岭进行“茶马互市”，开通民间商业贸易的渠道。一时国泰民安，鸡犬不惊。但其后不久，唐边关将领背信出兵吐蕃，双方再度失和，战争又起。唐王朝任命哥舒翰大将军为陇右节度使，大举攻克

吐蕃领地。哥舒翰以其鼓舞人心的边关战绩赢得了高适等边塞诗人的赞美。至“安史之乱”,中原混乱,唐无力西顾,吐蕃乘虚东扩,曾一度控制兰、渭及河西走廊等地近百年之久。至元朝时期,有大量蒙古人迁到青海湖畔游牧,成为草原的主宰。元朝灭亡之后,大多数蒙古人又返回了北方草原。在清王朝的统治下,除了几次平叛战争之外,青海湖地区较长时期内处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中,人口与社会经济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人经喜玛拉雅山进入西藏探险的通道被切断,俄国、美国、法国等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们试图再度打开经由青海湖至青海玉树地区进入西藏腹地和拉萨的古老的南丝绸之路,但由于沿途仍遭到堵截,他们不得不滞留或往返于青海湖畔,在他们“发现西藏”的壮举中,留下了诸多关于这一地区的描述。

也许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那些致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大事,而那数不清的和平岁月则无事可记。但对芸芸众生,大事只能意味着苦难,那些不被历史记载的时光才代表着安宁美好的生活。青海湖畔不论发生过多少大事,而相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说都是短促的、暂时的。世世代代,不论是古氐羌族群,不论是吐谷浑人还是吐蕃人,不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他们伴着青海湖的碧波,伴着湖畔的草木枯荣,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中生生不息。

环湖周围有许多古城池的遗址,著名的有隋朝时建于湖西岸布哈河三角洲的伏俟(“俟”读音“切”)城,唐代建于湖东北岸的神威城,清代建于湖东岸的察汗城等,这些城池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或某位枭雄的伟业,如今它们有的依稀可辨,有的早已踪迹难寻了。

在这些遗址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重要的,当数伏俟故城了。“伏俟”是吐谷浑语,意为王者之城,是吐谷浑王国中晚期

(源园—远猿年)的都城,位于青海湖西畔的铁卜加草原上,因而当地人至今仍称其为铁卜加古城。吐谷浑王国是历史上在青海草原上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国,全盛时期,它的统治范围很大,东至洮河,西及白地,南达今四川松潘,北包祁连山;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吐谷浑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族群,它原为居住于今辽宁东部鲜卑族的一支,公元猿世纪末至源世纪初经阴山长途迁徙至今青、甘、川交界一带定居,很快便控制了世居的羌人部落,并以他们部族的首领、王国创立者吐谷浑的名字命国名。吐谷浑人以惊人的速度和能力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从事畜牧业,并以擅养良马而著称。吐谷浑人每年冬天在青海湖冰封之时,将母马放置于湖中的海心山上,次年春,马有孕,所生驹称为龙种,能日行千里,这就是著名的“青海骢”。据说隋炀帝统兵西征青海时,曾专门命人在海心山放牧母马,以求龙驹。有此良马,加上吐谷浑人精武善射,他们能够在辽阔的草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并成功地统治了猿园多年之久就容易理解了。后来,经过隋唐王朝的一再征讨,吐谷浑势力大减,最终被从西藏高原兴起的吐蕃所灭,吐谷浑人一部分东逃归附唐朝,融于陕、甘、青当地民族,一部分融于吐蕃,成为后来的藏族。

今天所遗下来的伏俟故城,看上去与它当年的强盛显得极不相称。故城为一方形城池,边长大约圆园园米,残余的城墙仍有猿米多高,底部宽厚达员园多米,但整个城墙已为野草所覆蔽。四面城墙均有一个豁口,大概是当年的城门。城内有一处建筑尚依稀可辨其土墙垣,我不知道它是否就是当年那不可一世的可汗的宫殿,其他早已埋入地下,只隆起一个个土堆,令人无从猜想昔日的辉煌。实际上,在青藏高原许多著名的古城遗址中,可以直观凭吊的断壁残垣也所见无几,更不要说完好的建筑物了。我想一方面这些城池多为土木结构的建筑,它们难敌高原

上无阻的风雨侵蚀；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些城池的繁华只是相对高原的空阔荒凉而言，其规模无法与中原王朝的城郭相比，加上频繁的迁徙与动荡，它们的兴衰也很快。这些城池大多也不像中原城池那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在中原地区，一个新的时代注定要在旧时代的废墟上重建繁华，而草原城郭一旦衰落便会被永久地遗弃，继而被时间和风雨摧毁，最终归于野草与狐兔所统治。在伏俟故城中徜徉许久，我看到地上有不少朽木的碎屑以及残陶瓦片，却不见一砖一石，可见这座城同样为土木建筑，其墙壁以“干打垒”方式而夯筑，这种方式至今仍盛行于西北民间。城中没有多少可资凭吊的遗存，我只能坐在厚厚的牧草上敲击着那些带有花纹的陶器残片，仿佛在一阵断断续续的异乡古乐中，我倾听并想像着昔日这城池中的繁荣，那威严无比的可汗和他的后妃佳丽、那些骁勇的将军多智的大臣及他们尊贵的眷属们怎样在这儿享受着荣华富贵，在这些断垣残器中也许还回荡着那迷人的鼓乐和歌舞。在古城外二三百米之内，等距离地分布着两道土坎，呈环状围绕古城，据说这是当年的两道护城墙，如果不被提醒是很难注意到的，因为它们已与草原浑然一体。在这之外就是开阔平坦的铁卜加草原，可以想见当年万帐簇拥在王城周围如群星捧月般的升平景象。陪我同来的江西沟乡乡长曾太本从小就在这里玩耍，我愿意猜想他就是那王族的后裔。谁知道呢？曾太本还把他多年前在此捡到的一个生铁箭头和一枚有藏文的硬币送给了我，我如获至宝。曾太本还告诉我，几年前这里的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觉得这样一个地方如此闲置着怪可惜，曾设想将水引进城中把它变成一个养鱼的鱼塘，当然这一计划开始实施时被有关部门制止了。对此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这个既没受到什么保护也不见有什么珍贵遗存的大草坑，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天然鱼塘，至于它还具有什么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